

《西泠印社藏名家大系》 系列丛书之《李叔同卷·印藏》

■申俭

编者按:120年来,西泠印社从初创时的筚路蓝缕,到百年“博雅之社”,一代又一代西泠印社中人坚守“保存金石,研究印学”立社宗旨,胸怀“爱社如家”大爱担当,令西泠印社有着丰富的藏品。近些年来,西泠印社在活化藏品、文物资料利用实现了多样化,并通过展览、出版书籍等方式将库藏藏品展现给社会大众观赏和研究,策划编撰出版了《西泠印社藏名家大系》系列丛书:《李叔同卷·印藏》、《传朴堂撷珍》、《西泠印社藏捐赠菁华》、《冰上鸿飞黄宾虹卷》。

本期开始,我们推出《西泠印社藏名家大系》的相关内容,让璀璨的西泠印社藏文物菁华感染和惠及更多的社会大众。

“印藏”乃一百多年前,西泠印社员李叔同与西泠印社的缘分史迹,是他成为弘一法师之前留给尘世的雪泥鸿爪,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背影。

1918年正月十五,李叔同正式皈依,

法名演音,号弘一,成为佛门的在家弟子。此时,他已经一件一件地了却俗世中的牵绊了。他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画作,都寄赠予北京美术专门学校;上海的家产和一绺黄须留给日籍夫人;把代表以往生活痕迹的题有“前尘影事”的朱慧百、李革香赠他的诗画扇页卷轴,在上海与诗妓歌郎相过从的留念,他写给歌郎金娃娃的诗卷,一块金表等,留给了莫逆之交夏丐尊;笔砚碑帖赠予南社和西泠印社的友人周承德;珍玩之类一部分送给了陈师曾;余者与部分图书一起送给了皖南的佛友崔曼飞居士;音乐书籍赠给了刘质平;平日用的文具和《南社文集》赠给浙一师的另一名学生王平陵;美术书籍、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及几幅书画作品,以前的许多照片,又笔录一卷以前所作的24首诗词歌赋送给了丰子恺;身边的一些衣物和日常用品送给了伴随自己多年的校工闻玉;在当年农历七月十三日,入虎跑寺正式出家前,将所藏的94方自用印赠给了西泠印社。

红楼黛玉葬花吟词,感花伤己埋香冢,常被文人们咏以为伤感美的绝唱。类

此,叶为铭仿昔人“诗冢”“书藏”遗意,在孤山鸿雪径的石壁上开凿度藏,外覆尺余见方的石碑,镌阴文小篆“印藏”二字,六行隶书跋文:“同社李君叔同,将祝发入山,出其印章移储社中,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,凿壁度藏,庶与湖山并永云尔。戊午夏叶舟识。”

跋文彰表了李叔同“与湖山并永”的“印藏”深意,此情正应东坡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似飞鸿踏雪泥”诗句,正如李叔同转身为弘一法师之际在雪径上留下的雪泥鸿爪。

相当长的时间内,“印藏”石碑上应是做了掩盖,上面覆满了青苔,是西泠印社仅少数人知晓的一个秘密。

这些印章,印文内容多为李叔同的姓氏、别号、斋号,乃他本人的常用印,刻制时间大致在1899年至1917年之间,大部分为1912年至1917年所作。作者有王福庵这样的名手,也有陈师曾等名家好友及浙一师乐石社社友。这些人有的载入了艺术名人传记,有的历经岁月波折很难查考。“印藏”是弘一法师以雪泥鸿爪的方式为后世留下的一部厚重的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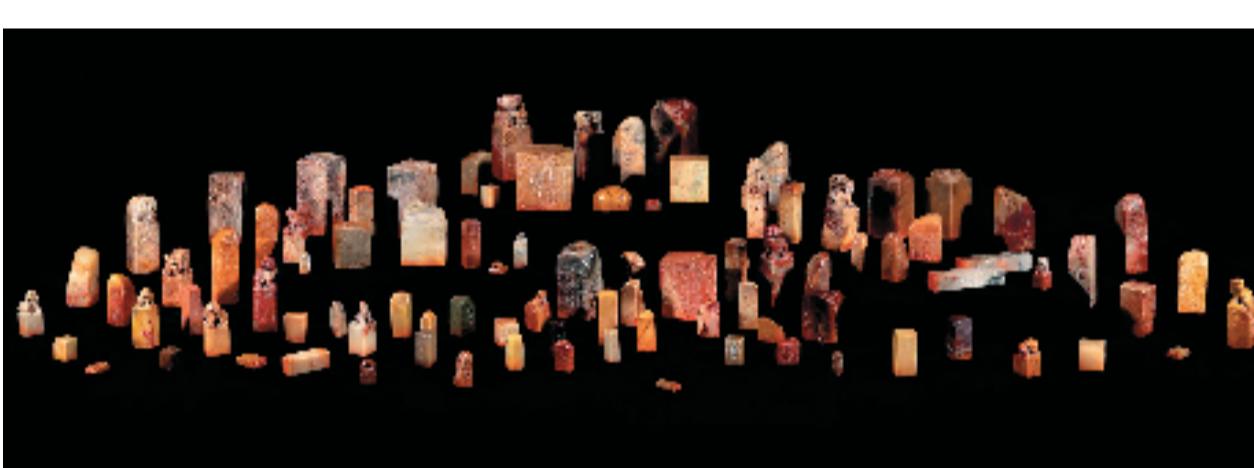
恭贺西泠印社建社120周年

2023.07.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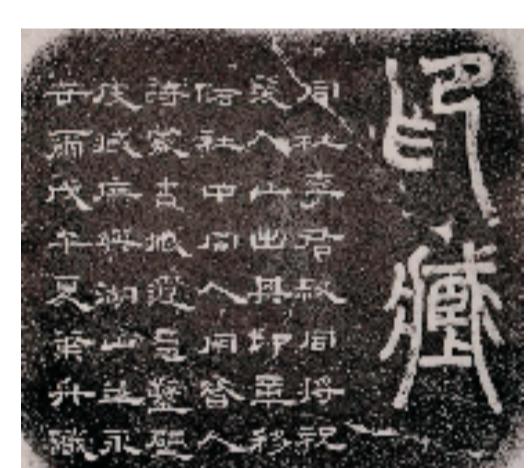
化史记,印章中丰富的边款内容,隐含的众多人物和关系,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下新旧文人的文化生态,或隐或现地向人们展示李叔同说不尽的故事,吸引研究者钩沉索隐。而在以往的李叔同及印史的研究中,“印藏”一般仅作为一个事件被提及,未展开系统的梳理。2019年笔者在策划孤山的“印藏”展览之后,受西泠印社诸师长的鼓励,才开始对“印藏”进行整体研究。由于2021年西泠印社社委会计划出版“西泠印社藏名家大系”之《李叔同卷·印藏》,笔者尝试对这些沉默的印章进行粗略的、不专业的解读。

本书将94方印章大致分为李叔同与西泠印社、“印藏”中的李叔同好友、“印藏”中的乐石社社友三部分,对于印章的风格和艺术评价,西泠印社中诸贤各有圣明,不遑赘述。本文主要从印章的文献角度来观照,以概括性的阐述,进行综述和史料分析,博观约取,以使这些坚硬的石头多一些我们能感受到的温度。

(作者系西泠印社务委员会文物管理处副处长)



印藏原石



印藏石碑拓片

《美术报》,引我“登高而望远”

■赵畅

时间恍如白驹过隙,粗略一算,我与《美术报》竟然有着近30年的缘分。而近百篇发表在艺闻、画家、书法、鉴藏、时评、副刊、艺苑等版面上的拙文,则分明缱绻着我与《美术报》及各位编辑老师的交谊——无论时空如何变迁,其横亘心间而挥之不去。

我曾试图从12000多份无序堆积的各类型报纸样刊中完整找回《美术报》的样报,但终因劳动强度太大而告终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还能从网上搜索到其中一部分,而当我经了梳理、整合以后,才猛然悟得:原来,正是《美术报》引导我开拓了美术知识的视野,写作的笔触也因此而渐渐变得宽泛、深沉而厚重。

我并不讳言起初读报的重心仅限于自己发表的拙稿,对其他版面的文章不

过是匆匆浏览而已。然而,有一次一位报社领导来虞考察,临走前对我说:“要写好美术类稿件,除了读一些美术理论书籍,我们报上刊登的那些美术评论大家的文章也可作为阅读的重要补充。”与其说,这是一次有意的点拨;倒不如说,这是一种有力的鞭策。此后,《美术报》自成了我最亲近的辅导老师。

因了不断地研读思考、消化吸纳,尤其每每将发表的拙文与原始稿件相对照,从中体会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,终令我的写作修养“不见其长而日有所长”。从介绍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,到推介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关宝琮;从悼念徐悲鸿夫人廖静文,到追忆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徐启雄,等等,写作的进步从中可见一斑。而其中

2012年4月7日跨版发表的《横空出世 独领风骚——田黄巨无霸作品〈千秋万代〉诞生记》一文,则是读者反响较好的一篇。

记忆犹新的是,当田黄主人、浙江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、著名收藏家杜金康先生将撰稿任务交给我以后,我自诚惶诚恐。为此,我专门寻找相关书籍和资料,在去往福州的火车上“恶补”。不仅采访了福建省玉石雕刻大师林敏先生,而且还有幸从中国美院教授王冬龄、尉晓榕,中国美院出版社社长傅新生,以及中国美院副教授王一飞处,了解到他们共同策划创作的有关情况。于是,经过月余的酝酿,并借用文学的表现手法,我把这件艺术作品给写立体了,写活泛了。

事实上,多年向《美术报》投稿的经

历,既增添了我撰写美术类文稿的底气,也鼓起了我向外投稿的勇气,并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新华每日电讯》《人物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中华英才》等发表多篇美术类推介文章。

作为一张深受业内及其广大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专业报纸,当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,就如这些年来她坚持与时俱进而知名度越来越高一样。如果说我有什么建议的话,那么,不妨多加强与作者、读者的沟通,多开设一些“美术+”边界拓展之类的创意性栏目,多刊登一些“上接天线,下接地气”而雅俗共赏的文章——这或许是一个老话题,但也许能够做出一些新亮点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